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九十回 靈曜府五鬼鬧判 靈曜府五官鬧判

詩曰： 大定山河四□秋，人心不似水長流。

受恩深處宜先退，得意濃時便好休。

莫待是非來入耳，從前恩愛反為仇。

世間多少忠良將，服事君王不到頭。

卻說判官叫聲第二□二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一干帶傷的，前生賣酒渾是水，不見個米皮兒，故此今生遭解都督的賽犀飛，水裡抓起你來；你那些砍頭的，是前生酒裡下了蒙汗藥，故此受禍又慘些，都還不失人身。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二□三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乃奈塗，你前生是個強盜頭兒，謀財害命，故此今日注上砍頭，又將你的頭傳示鄰國。你那些兵卒，都是你這一班為從的，應得陣上殺死，拿住砍頭，卻都失了人身。怎麼失了人身？得他的財，下世要變牛變馬還他的。許赴牲錄司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二□四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些畜生，還說你有德有行，你們七世前都是個人身，都曾放火燒人房屋，已經七世變畜生，不離湯火之災，冤業尚然未滿，卻又生這一場賽星飛來燒你，今番卻得了人身。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二□五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西海蛟，你是個盡心報國的。只因你前生是條好漢，專一充大頭鬼唬嚇人，故此今日要鑣下你那斗大的頭來。你後面那一千人，都是襯幫你的，助人唬嚇，死有餘辜。只一件，一施一報，還不失個人身。西海蛟請進賞善府，眾人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齊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二□六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哈秘赤，你前生是個屠戶，殺生害命，故此注你一槍，又砍你的頭。沙漠伽，前生上半世做好人，下半世殺牛營生，故此注你下半截身子，遠葬鯊魚之腹。卻都不失人身，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你們後面那一千人，原是幾千個鼠耗托生，齧嚼之罪，應得如此。今番該是變蛇，少得清淨。許赴牲錄司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二□七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盤龍三太子，是為子死孝，哈里虎是為臣死忠。你兩個俱□世為人的，三太子只因前生勒死了一隻鹿，故此今世有自刎之罪；哈里虎前生把滾湯澆死了一穴螻蟻，故此今生有溺水之報。兩個人俱善多惡少，俱該填命。只是南人已經厚待你們了，不必填命。請進賞善府受用。那八個頭目，是八隻斑斕虎托生；那三千名兵，是三千個豺狼托生，應得此報。八個頭目，今番出世是羊；三千名番兵，今番出世是豬。俱赴牲錄司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二□八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蕭噠口裏，你前生倒是個好人，吃齋把素，看經念佛，修積得五世為人。今生又做丞相。只因你前生那些大秤小斗，故此不免這一刀。赴左轉輪王托生，原不失富貴之厚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二□九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兩個畜生敢如此無禮，冒頂了人，反取自稱甚麼金角、銀角！叫鬼司即時趕到陰山之下，不許他轉身！」兩個哭哭啼啼而去。

判官叫聲第三□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百里雁，你原是個飛天的光棍，勒騙良善財物，致有今日這一場火燒。你得人的財物，還要變下畜生填還人，可赴牲錄司托生。」百里雁不肯去，判官喝聲：「鬼司們，扯他去。」又說道：「那兩個大聖，原是偷天換日的光棍；兩個力士，原是掘地三尺的光棍。同是火光，故同是火燒。俱發下牲錄司變畜牲，填還人財物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三□一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百夫人，你前生是個長腳婦人，東家又到西家，南鄰又走北舍。又不合不受婆婆教訓，凡有吩咐，只是頭搖，故此今日有些絆腳砍頭之禍。卻只是惡少善多，許赴左轉輪王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判官叫聲第三□二宗，下面應聲道：「有！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七百個，都是前生一班吃狗肉的和尚，故此聚在一坨兒受此刀兵之苦。魔污的罪重，今番不得人身。許赴牲錄司去托生。」下面應聲：「是！」

道猶未了，閻羅王問道：「可曾完麼？」判官道：「已經完了。」閻羅王道：「可有甚麼差錯？」判官道：「沒有甚麼差錯。」閻羅王問道：「丹墀之下，眾鬼都散去了麼？」鬼司道：「都散去了，止有五個大鬼還在那裡，不肯出去。」閻羅王道：「那五個不肯出去，有些怎麼話說？」

道猶未了，五個鬼墮階而上，都說道：「崔判官受私賣法，查理不清。」閻羅王道：「我這裡是甚麼衙門！有個受私賣法之理？」五鬼道：「縱不是受私賣法，卻是查理不清。」閻羅王道：「哪一個查理不清？你說來我聽著。」

劈頭就是姜老星說道：「小的是金蓮寶象國一個總兵官，為國忘家，臣子之職，怎麼又說道我該送罰惡分司去？如此說來，卻不是錯為國家出了力麼？」崔判官道：「國家苦無大難，怎叫做為國家出力？」姜老星道：「南人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勢如累卵之危，還說是國家苦無大難！」崔判官道：「南人何曾滅人社稷，吞人土地，貪人財貨，怎見得勢如累卵之危？」姜老星道：「既是國勢不危，我怎肯殺人無厭？」判官道：「南人之來，不過一紙降書，便自足矣，他何曾威逼於人？都是你們偏然強戰。這不是殺人無厭麼？」

咬海幹道：「判官大人差矣！我爪哇國五百名魚眼軍，一刀兩段；三千名步卒，煮做一鍋。這也是我們強戰麼？」判官道：「都你們自取的。」圓眼帖木兒說道：「我們一個人劈做四架，這也是我們強戰麼？」判官道：「也是你自取的。」盤龍三太子說道：「我舉刀自刎，豈不是他的威逼麼？」判官道：「也是你們自取的。」百里雁說道：「我們燒做一個柴頭鬼兒？豈不是他的威逼麼？」判官道：「也是你們自取的。」

五個鬼一齊吆喝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說甚麼自取？自古道：『殺人的償命，欠債的還錢。』他枉刀殺了我們，你怎麼替他們曲斷？」判官道：「我這裡執法無私，怎叫做曲斷。」五鬼說道：「既是執法無私，怎麼不斷他填還我們人命！」判官道：「不該填還你們。」五個鬼說道：「但只『不該』兩個字，就是私弊。」這五個鬼人多口多，亂吆亂喝，嚷做一坨，鬧做一塊。判官看見他們來得凶，也沒奈何，只得站起來，喝聲道：「哇！甚麼人敢在這裡胡說？我有私，我這管筆可是容私的？」五個鬼齊齊的走上前來，照手一搶，把管筆奪將下來，說道：「鐵筆無私，你這蜘蛛鬚兒紮的筆，牙齒縫裡都是私絲，敢說得個不容私！」

判官看見搶去了筆，心上越發吃惱，喝聲道：「哇！又還胡說哩！我有私，我這個簿可是個容私的？」五個鬼因是搶了筆，試大了膽，又齊齊的走上前去，照手一搶，把本簿搶將下來，說道：「甚麼簿無私，你這繭紙兒釘的簿，一肚子都是私絲！」

判官去了筆，又去了簿，激得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！平跳將起來，兩隻手攢著兩個拳頭，前四後二，左五右六，上七下八，支起個空心架子，實指望打倒那五個鬼。哪曉得那五個鬼都是一班潑皮鬼，齊齊的打上前來，一下還一下，兩下就還一雙，略不少遜。自古道：「好漢不敵倆。」老大的只是判官一個，哪裡打得那五個鬼贏？把頭上的晉巾兒也打掉了，把身上的皂羅袍也扯碎了，把腰裡的牛角帶也蹬斷了，把腳下的皂朝靴也脫將去了。判官空激得暴跳，眼睜睜的沒奈何處。閻羅王看見不是勢頭，也跳將起來，高叫道：「你們眾人敢這等鬼吵麼？快叫眾鬼司來，推他到陰山之下去，看他何如！」那五個鬼連閻羅王也不怕，說道：「這的與老爺不相干，只因判官賣法，故此激變了我們。」閻羅王道：「怎叫做賣法？」五個鬼說道：「南朝人枉刀殺人，理合一命填還一命。判官任私執拗，反叫我們到牲錄司去變畜，反叫我們左轉輪王托生，反叫我們到賞善府去開住。似此不公不法，

怎怪得我們？」閻羅王道：「你們前世所為不善，今世理合如此，怎麼還欺負我判官？」

五個鬼看見閻羅王發作，也只得軟些，說道：「老爺在上，我們都是人怨語聲高，激石乃有火，怎麼敢欺負判官？」閻羅王道：「你們還說不是欺負。我且問你，你們打掉判官的巾兒，可是欺負他到頭上？扯碎了判官的皂羅袍，可是欺負他身無所倚？蹬斷了判官的牛角帶，可是恣意欺負人，略無芥蒂？若說起皂朝靴來，還有好些話講。」五個鬼說道：「怎麼還有好些話講？」閻羅王說道：「判官腳下的靴，可是好脫的？你們都脫將去，還不是欺負人麼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把城門的小鬼，慌慌張張跑將進來，跪著稟說道：「報！報！報！今番卻是天大的禍事來到！」道猶未了，把子城的小鬼，也是這等慌慌張張跑將進來，跪著說道：「報！報！報！今番卻是天大的禍事來到！」道猶未了，把靈曜府門的小鬼，也是這等慌慌張張跑將進來，跪著說道：「報！報！報！今番天大的禍事來到！」這一連三個報來得忙，報得重，說得凶，把個崔判官嚇得只是抖戰。閻羅王也蕩了主意。那五個鬼今番卻也不敢鬼推，姜老星只得進罰惡司，咬海干、三太子同進賞善府，帖木兒托生左轉輪王，百里雁到牲錄司。

閻羅王問道：「你這一干小鬼頭，報甚麼天大禍事來了？」把城門的小鬼說道：「小的不知道來歷，只看見五個猛漢，騎著五騎馬，舞著五般兵器，搶門而進，金頭鬼王吃他一苦。」把子城的小鬼說道：「小的也不知來歷，只看見五個猛漢，跨著五騎馬，舞的五般兵器，銀頭鬼王吃他一虧。」把府門的小鬼說道：「小的也是不知來歷，只看見果是五個猛漢，跨著五騎馬，舞五般兵器，來到靈曜府門之外，來來往往，走一個不住；吆吆喝喝，嚷一個不休。滿口說道：『要拿崔判官老爺，要見閻羅王老爺。』小的未敢擅便，只得報上老爺，伏乞老爺詳察。」閻羅王說道：「這五個人是哪裡來的？」「不知是那裡的。」

原來是南朝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來到這個黃草崖前，藍旗官報上元帥，二位元帥著令夜不收上岸打探，夜不收看見天昏地黑，不敢前行，卻又責令王明上岸打探。王明去了有一七多些，還不見個回報。這一七中間，天色漸明，雖有些煙雨霏霏，卻不過像中朝深秋的景致。老爺道：「今日寶船來到這個田地，夜不收又不敢去，王明又不見來，卻怎麼是好？」王爺道：「昔日諸葛武侯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之地，畢竟致使南人不敢復反。我們今日船上，都是這等袖手旁觀，怎叫做個下海？」王爺這幾句話，似輕而實重，卻是敲著這些將官出不得身，幹不得事。恰好激石乃有火，激水可在山。

道猶未了，早已有個將官，鐵襖頭、紅抹額、牛角帶、皂羅袍，手裡拿著一桿狼牙棒，坐下跨著一匹烏驢馬，高叫道：「元帥在上，末將不才，願前去打探一番，再來回話。」元帥抬頭看時，原來是前哨副都督張柏。道猶未了，帳下又閃出一員大將來，身長三尺，膀闊二尺五寸，不戴盔，不穿甲，手裡拿著一百五十斤重的任君鏢，坐下跨著一匹紫叱撥的活神駒，高叫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同張狼牙前去打探。」元帥抬頭視之，原來是右營大都督金天雷。道猶未了，帳下又閃出一員大將來，紅紮巾，綠袍袖、黃金帶、錦拖羅，手裡拿著一條三六節的簡公鞭，坐下跨著一騎賽雪銀鬃馬，高叫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同二位將軍前去打探。」元帥抬頭視之，原來是征西遊擊大將軍胡應鳳。道猶未了，帳下又閃出一員大將來，豐鬚長鼻，偉幹長軀，滿面英風，渾身環甲，手裡拿著一把七二楞的月牙鏢，坐下跨著一匹深虎刺的卷毛駒，高叫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同三位將軍前去打探。」元帥舉目視之，原來是征西遊擊大將軍雷應春。道猶未了，四個將軍，四騎馬，四般兵器，蜂擁而去。只見帳前閃出一員大將來，高叫道：「四位將軍且慢跑，還有我浪子唐英在這裡。」元帥抬頭看時，果是好個唐狀元，爛銀盔，銀鎖甲，花玉帶，剪絨拖，一桿朱纓閃閃袞龍槍，一匹銀鬃照夜白千里馬。老爺道：「有了四員大將，已自足矣，不消唐狀元去罷。」王爺道：「老元帥，豈不聞古先時五虎將之名乎？」老爺道：「好個五虎將！快著唐狀元去。」

四員將軍前跑，一個唐狀元後隨。跑了有數多里頭，天色漸漸開亮，只是黃雲紫霧，別是一般景色。唐狀元高叫道：「列位且不要忙，這個國一定有些古怪，我和你要拿定一個主意才是，孟浪不得。」四員大將齊齊的答應一聲：「是！」卻又是走了數多里路頭，也還不見個民居街市。五個大將軍打仗兒又跑，再又跑了數多里路頭，只見遠遠的望見有一條矮矮的牆頭兒，中間有一個小小的門兒，五員將，五騎馬，五般兵器，一搶而入。

只見門裡面左邊閃出兩個青臉獠牙的鬼來，右邊閃出兩個牛頭馬面的鬼來，一齊吆喝著，說道：「你們是哪裡來的？一味生人氣。」五個將官看見這些鬼，又聽知說道「生人氣」，心上都有些不穩便。唐狀元道：「敢是個鬼國麼？」眾官道：「像個鬼國的模樣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我和你怕他不成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青臉鬼喝聲道：「哇！你們竟自進去，過關錢兒也沒有些？」唐狀元也喝聲道：「哇！你是甚麼關？敢要過關錢兒。」青臉鬼說道：「虧你還有一雙眼，連鬼門關也認不得。」唐狀元轉眼一瞧，果真是那一座小小門上寫著「鬼門關」三個大字。唐狀元說道：「列位，我和你怎麼撞到鬼門關上來了？」張狼牙說道：「怕他甚麼鬼門關！」金都督說道：「哪管他甚麼關，只是殺上前去。」胡游擊說得好，說道：「昔人但願生入玉門關。我們今日生入鬼門關，也是一場異事。」雷游擊說道：「今日中間，且不要談玄。進了鬼門關，卻是個國，人與鬼鬥殺，全靠拿出些主意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我們須索個抖擻精神，殺到他底。」眾官齊齊的應聲：「是！」只說得一聲「是」，你看他五員將，五騎馬，五般兵器，一擁而進。怕他甚麼青臉獠牙鬼，怕他甚麼牛頭馬面鬼，轉嚇得都走過一邊，都只認做一起鬼，哪裡曉得還是個人，都說道：「好狠鬼也！我們只當他的鬼孫兒！」

五騎馬，一會兒就跑到城門之下。只見城上有一面牌，牌上寫著「古鄴都國」四個大字。眾官一齊說道：「來得好，恰好是個鄴都鬼國，卻是個鬼窩兒裡。」道猶未了，城門裡擁出一群小鬼來，當頭一個大鬼，站著地上就有一丈多長，頭上一雙黃角金晃晃的，兩隻手攢著一雙拳頭，喝聲道：「哇！你們是哪裡來的？早早上馬磕頭。快通名姓，少待遲延，就教你認得我哩！」金都督喝聲道：「鬼奴！你是甚麼人？就認不得你！」大鬼說道：「我有名的金頭鬼王，你豈可還不認得我麼？」五個將官聽知得是個金頭鬼王，齊齊的一聲喝，一片的刀槍。莫說那些小鬼，把個金頭鬼王就嚇破了膽，捨命就跑。遞跑連跑，早已背心窩裡吃了三六節的簡公鞭，一鞭打做個四馬攢蹄的樣子，仰翻著在地上。金頭鬼王吃了這一虧，也只說是個甚麼兇神惡鬼，哪裡曉得是陽世上活人！五個將軍打翻了這個鬼，一擁而進。

將軍是將軍，馬是馬，一會兒又跑到一座城門之下。這一座城較矮小些，這一座城門較窄狹些，陰風颯颯，冷霧漫漫。眾將抬頭一看，只見城上也有一面牌，牌上寫著「禁城」兩個字。唐狀元道：「『禁城』二字，卻是閻羅天子所居之處，我和你何好進去麼？」張狼牙說道：「怕他甚麼閻羅天子，怕他不寫下一封降書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且莫講降書，不知前面是個甚麼出處？」雷游擊說道：「閻羅王不怕鬼瘦，我們今日也不怕閻羅瘦，少不得要乾乾他一番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禁城裡面擁出一群小鬼來，吆吆喝喝。當頭也有一個大鬼，也有一丈之長，也有頭上雙角，只是頭面上白淨淨的，不像頭裡的黃，高叫道：「你們是哪裡來的？或是奉哪裡的公差，快通名姓，怎麼撞入我這禁城之中？」唐狀元喝聲道：「哇！我們五虎將軍，日戰陽間夜戰陰。你是個甚麼野鬼，敢攔我去路！」那鬼也還認不得是個陽人，只說陰司裡有此一等惡煞，也就狠起來，攢著一雙拳頭，高叫道：「你說甚麼五虎將軍，你哪裡認得我銀頭鬼王麼？」眾官齊齊的一聲喝，說道：「你是怎麼銀頭鬼王？饒你那個金頭鬼王，險些兒打折了脊梁骨。」一片的馬響，一片的刀槍，把個銀頭鬼王又撈翻了在地上。那些小鬼卻就走得無影無蹤。五個將軍也不管他，又是一擁而進。

一會兒卻進到一個處所。這卻不是城牆，這卻不是城門，只見無限的朱門高敞，殿宇崢嶸，儼然是王者所居的氣象，宮門上也有一面牌，牌上寫著「靈曜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唐狀元道：「今番卻到了閻羅王宮門上，我和你也要仔細一番。」兩個游擊說道：「狀元之言有理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金都督就跳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有進無退，怎麼說得『仔細』兩個字？」恰好張狼牙起來，狠起來說道：「天下事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怕他怎麼閻羅王！」五個將官，齊齊的一吵，滿口吆喝道：「要捉判官！要見閻王！」故此有許多小鬼，報進靈曜府裡去。

卻說閻王聽知這一報說道：「五個將官，五騎馬，五樣兵器，舞進靈曜之府。」連閻王也蕩了主意，只不曉得是個甚麼來歷，叫聲判官問道：「你幾時錯發了文書，錯勾甚麼惡鬼？」判官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並不曾發甚麼文書，並不曾錯勾甚麼惡鬼。」閻王道：「既不錯，怎麼有這五個猛漢到府門前來廝吵？」判官道：「今日的日神不利。適來是五個鬼大鬧一場，怎麼又有五個將

軍，五騎馬，又來大鬧？」閻王道：「敢是天上掉下來的？」判官道：「不應掉得這樣凶。」閻王道：「地上長出來的？」判官道：「不應長得這樣凶。」閻王道：「水裡蕩將來的？」判官道：「不應蕩得這等凶。」閻王道：「地獄裡走出來的？」判官道：「不應走得這等凶。」閻王道：「適來告狀的鬼帶將來的？」判官道：「不應帶這等凶。」

道猶未了，五條猛漢，五騎馬，五般兵器，一擁而入，已是進到靈霄府閻羅王殿下。閻羅王看見來得凶，也無法可治，叫聲：「崔珏，你快下去問他一個來歷，你切不可鬥他。」道猶未了，閻羅王轉身進到後殿去了，止剩得一個崔判官在殿上，嚇得只是抖衣而戰。一時又尋不見巾兒，一時又換不著袍兒，一時又穿不著靴，一時又尋不著筆，一時又尋不到文簿。殿下五條猛漢齊齊的吆喝道：「你那殿上站的快下來，我問你一個來歷。少若遲延，一齊殺上殿，教你命染黃沙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崔判官不敢違拗，只得走下殿來。

不知這一下來問個甚麼來歷？有個甚麼吉凶？且聽下回分解。